

# 南 海 英 雄



武俠長篇  
擊技小說

# 南海英雄

(第二集)

第二回 鎮西方皇甫西誤走逢艷金光寺 少林門松山派初次南海英雄會

話說上集正說在，大寨主，一盞明燈梁玉，用弩箭手，亂箭齊發，困住老少英雄，在場上，俠劍俱都束手無策，全憑各人功夫，撥打弩箭，這功夫就有一個時辰，箭發未息，亞如雨打梨花一般，老人家谷凌霄看此光景，不由着急暗想，要看這個樣兒，再要是戰，趕多怎才能解決，還不如沖將過去，跟他一死相拚，谷爺想到這裏，手底下可不容情了，打算往前緊走，越到弩箭手身後，跟他們拚了，老頭子將然往上要闖，這功夫老劍客萬國昌，早看出來谷爺用意，連忙叫了一聲，谷鏢主，千萬不可，山寨之中，有沒有消息埋伏，咱們可不得而知，倘若是受了他等的暗算反爲不美，到不如暫時離開垂運寨，我另有辦法谷爺無法只可隨着衆人逃走，好在這爺兒六個可以說是位位高強，一面用手巾軍刃撥打弩箭一面往外退，霎時間退到了大廳院的外面，這才各自施展飛簫走壁，穿房越脊往外走，來到了山下已然天光大亮，老英雄谷凌霄叫了一聲，萬老劍客，梁玉用弩箭手跟我等對敵，他就不算是英雄，就應當豁出死命，殺散了他的弩箭手，然後跟他等一死相拚才對，爲什麼老人家非要逃走不可呢，萬奎聞聽哈哈一笑，谷老英雄

這步棋，你還沒瞧明白，他等本來打算以多爲勝，大家亮軍刃一擁齊上，不過他也不敢說準能贏的了，所以才出了這麼一個主意，這是佔山爲王的慣技，別名就叫送神，任憑你有多大能爲，當時你也得走，如果戀戰不捨，非追殺嘍兵不可，他等必然用誘敵之法，甚至於有一個陷坑，只要咱們不留神，也許被獲遭擒，惟有我們不戀戰，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，當時咱們不是走了嗎，難道說夜晚之間，他不許咱們去不成，明着他有防備，咱們是人生地不熟，咱們暗含着前去探山，可以仔細留神各處全都瞧瞧，山中的道路走過一遍，跟沒走過那不就差的太多了嗎，谷老英雄一聽這個話也倒不錯，憑着身上的能耐，如果夜晚前去探山，碰巧了還許將侄兒谷方搭救出來，遂說道老劍客所說之話有理，那麼咱們就不用回標局了，找一個地方休息休息，喫點東西，等到天晚前來探山不是省事嗎，萬爺點頭說道不錯，我也打算在這個辦法，谷老英雄又問了問谷含青到那裏去了，因何跟老劍客一同前來，這一位皇甫西怎麼遇到一處的，谷青聽老人家問遂就把誤走白鶴嶺，前後話說了一番，老人家又問了問谷秀跟藍屏二人誰叫你們來的，谷秀把自己不放心的話也說了一番，老人家點了點頭，老的少的往前走了約有不到二十里地，看見路旁有一座大廟，萬爺說道，咱們就是這裏罷，離着又不大甚遠，最相宜不過，衆人點頭一路來到廟前，瞧了山門上面懸着有匾，寫着三個大字是金海寺，看罷走到旁邊角門吧吧裏面有人嗎，老頭子萬國昌，一連喊了三四聲，才聽見裏面有腳步聲音，呼嚨一

聲角門開了，裏面出來一位小和尚，大約有個十六七歲，穿着半截子藍布僧衣，腳底下單臉僧鞋，高腰白襪，長得白淨面皮，到是眉清目秀，來到外面瞧了瞧這老少爺兒六個，這才問道你們幾位找誰，萬老劍客說道，少師傅勞你駕罷，到裏面跟方丈回稟一聲，我們幾個人因爲行走中途，有兩位朋友，不大舒服，打算在貴寺打打攪，暫時休息休息，也不過就是一兩天，只要能走了，我們就起身，小和尚問道你們統共是幾位，全都那行發財，由那裏來到那裏去，請幾位說明白了，我好到裏面跟我們老師說，他老人家收留不收留，我可不敢保，老劍客萬國昌將然要答言，這麼個工夫谷秀走過來，小子你要問告訴你，我們是青龍鏢局的，前去打羅霄山，谷青龍一擺手，喝了一聲去，谷秀才不敢往下說了，萬老劍客又好氣又好笑，他生來的瀟灑天真，真正是沒有法子，只可接着拿話圓通，他說話不明白，我們打羅霄山經過，全都是鏢行少師傅你給說好着點兒罷，小和尚點了點叫了聲衆位稍爲候一候，說着把角門子關好，衆人等了好半天，這才聽見有人念佛，二次角門子開開，出來一位胖大的僧人，身穿灰色，僧衣青布護領，高腰的襪開口僧鞋，往臉上觀瞧尖頭頂大下巴，紫微微的臉面，掃帚眉大環眼，獅鼻闊口，新剃的漆青鬍子碴，到了角門外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萬爺迎上去抱了抱拳，沒等老頭子說話，和尚笑嘻嘻說道，菴觀寺院乃是過路人的旅店，幾位既然來到這裏，別說還是不舒服，就是沒有病，也可以歇兩天再走，萬魁心說這個和尚長的相貌如此凶惡，怎麼

說話這麼和氣呢，古聖先賢所說的話一點也不錯，世界上無論是什麼東西反常者爲妖，按說小子的相貌，應當說話極其強暴才算對，言語跟他這個人不一樣了，不問可知這小子沒按好心，我倒要留神才是，這可是老劍客心裏的話，嘴裏並沒說出來，這才大家跟隨和尚一同進廟，到了東配店讓大家落坐，彼此全都通報了名姓，才知道，這個和尚名叫寶明，略說了幾句閑話，寶明吩咐小和尚預備茶水，然後說了幾句客氣話我這廟裏吃好的沒有，只要是饅頭乾飯青油素菜有的是，如果沒有多少要緊的事，可以多住些日子，萬爺連連答應，寶明說道幾位隨便休息休息罷，我到後面叫他們預備齋飯，幾位用酒不廟裏也有現成的，萬爺說那太好了，求方丈賞兩壺喝就是了，和尚去後工夫不見甚大，齋飯預備好了，衆家小弟各自把壺拿起來，搶着給二位老人家滿，老劍客萬國昌自己准知道這個酒，喝不得，不過要試驗試驗幾位年輕人有這個閱歷沒有，故此並不言語，只說道噯，你們喝罷，小弟兄們你讓我我讓你，大家就喝起來了，每人沒喝了五盃，全都覺着頭暈眼花，谷青龍老英雄，瞧了瞧萬爺，萬國昌看了看谷青龍，二位老人家全都彼此一笑，不等和尚出頭，用冷水將衆人灌救過來，四個人可就好就像喝醉了睡了一覺一般，迷迷糊糊，似乎還記得剛才的情形，再瞧了瞧桌案上面酒飯，全都在那裏擺着，含青這才叫道，叔父莫非是我們，方才已然受了蒙汗藥酒不成，谷頭點了點頭，叫道孩子，類乎像你二哥這種人，本就是瀾漫天真，別說沒人教給他，就是告訴他，他也

學不到，故此不放心讓他一個人出來就是了，藍屏跟他相差無幾，他二人不提，你可不應當這樣，在外面創蕩江湖講究的就是多知多見，別的事不用提，被人拿住，關於栽根頭，這個地方不可不慎，老頭子是含青的叔父，孩兒是新出世的英雄，對於這個事當然應當囑咐，從中就是一個人聽着話非常難過，那一位呢就是風吹梨花玉玲瓏皇甫西，心說我今天這個根頭算栽到家了，人家谷含青乃是新出世的英雄，沒在外面閱歷過，我呢，說不說也是這麼些年的經驗，怎麼也不應當不留神這個，到如今叫谷青龍鎮西方，這麼一說這够多麼不好看，自己想到這裏，一聲沒言語，站起來就走出去了，谷凌霄瞧見皇甫西出去，自己這才後悔，咳……這是怎麼說的，藍屏是好友之子，論起來是世侄，谷秀不用說了，那是我自己的孩子，谷含青乃是我的親姪子，也跟我的兒子差不多，他們不懂得我都能說，惟有這裏面還有一個皇甫西，人家也是創蕩江湖的英雄，這一次不過是偶爾失慎，故而受了蒙汗藥酒，我當着他一說這三個孩兒，分明小瞧人家皇甫西，沒有閱歷，真正是豈有此理，老人家說到這裏，萬國昌接着說老英雄，不必多想，皇甫西跟咱們在一處，這個話可不是跟他攀大，他也算是個小孩子，這個話也很說得，如果他要那樣不懂事，我也不跟他一路走，鎮西方聞聽還是覺着不得勁，萬爺說咱們先不用說這個了，這個廟裏的僧人跟你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爲什麼這樣陷害你我，咱們到後面，將他們拿住到要問問他是什麼道理，三位小弟兄也全都炸了，老少爺兒五個

飯也不喫了，一齊够奔後面禪堂，將然到了後院，就聽裏面有人動手，瞧了瞧正是皇甫西跟一位二十來歲的僧人手持戒刀戰得難解難分，書中補兩句話，皇甫西無緣無故栽了這麼個筋斗，自己心裏未免不忿，人家谷老英雄所說的是好話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怪人家，所恨的就是這廟和僧，爲什麼心狠意毒酒內下藥，我要不把你等完全結果性命，混帳王八羔子，也不知道我皇甫西的利害，自己想到這裏，一聲沒言語可就出去了，皇甫西並不是平地走到後面去的，出了東配房施展飛簷走壁，奔够後面禪堂，這個時候也就正午，要說竄房越脊，這個功夫含乎了可不成，不說是來無蹤去無影，那個身法也得够快，不然被人瞧見必定要大驚小怪，蠻子一直來到禪堂房上身形臥在後坡，隔着後窗戶往里觀瞧，皇甫西不看還則罷了，這一瞧可把他給氣壞了，就見那個胖大和尚，把一個年輕的僧人剝得赤身露體，躺在床上，和尚手拿兩條腿，正在那裏耍歡善禪了，皇甫西本來是個急性子，就在後坡上就嚷開了，吾呀混帳王八羔子，原來是個靠屁股的和尚，今天麼我要管教管教你，他把話說完了，轉身形够奔前坡，飄身蹤下來，雙足將然一落地，耳輪中就聽叭的一聽，有一件東西撲奔皇甫西的面門上打來，蠻子一偏臉躲了過去，跟着就吧吧響似聯珠，一時間弩似飛皇，不分上下左右照定皇甫西打來蠻子竄蹤跳躍閃展騰挪，一邊躲弩嘴裏不住的嚷，混帳東西不睜眼，這種東西如何能够打的着我，我的外號叫風吹梨花玉玲瓏，莫非說小子你還能打風裏的梨花嗎，轉眼之際，弩箭

停止，隨縱出一個人來，正是剛才那個裸體的僧人，現在乃是穿上衣服了，手裏拿着一口戒刀，瞧了瞧皇甫西這才說，那來得狂徒竟敢到此打攪，出家人今天大開殺戒，我要結果你的性命，話說到這裏舉刀照定皇甫西劈來，蠻子並不慌忙，身形向旁一躲，亮出自己青犢寶刀，二人當場動手，皇甫西細一觀看，動手僧人原來是個尼姑，蠻子高聲喝道，僧尼合廟脫了光屁股盤道，可巧遇上皇甫西，活該你這個母和尚倒灶你說這個尼姑聽皇甫西這樣說話，還是真有氣，手中這一口戒刀刪砍劈剝削耳撩腮不分前後左右，一刀一刀的往裏遞，那位說動手的真是尼姑嗎，書中暗表，還是一點兒也不錯，這個尼姑，名叫桃花仙師月玄，他專門會配春藥，另爲補氣丹，安有益氣散，補氣丹血點紅如同小米粒一般大，平常人只用一粒或半粒，身子虛弱的才能用兩粒，假如一次用三粒，不但是快死的病夫也能舉陽，可就是倒陽必死，女子這個益氣散是自藥面，不知道的瞧見如同白麵一樣，普通人用一挖耳勺，跟補氣丹一般大的力量，她這個藥的服法太好了，不論茶飯酒菜之中都可以放上，只要人喫下去，也就一盃熱茶的工夫，立刻見效，如果男子吃了這個藥，在藥力發作之時看見女子必然要……，女子服下此藥去之後，必然抱住男子不放，她這個藥就有這樣大的力量，據月玄說這個藥極貴無比，她配了就爲的施捨，有種子的好處，她每逢捨藥去，必然大戶人家的莊主員外等人，她跟人談話之時，將藥放在人家盤裏，等人家春心發動，必然找她，因爲白日之間，絕不能跑到後宅，再

說這種藥發動之時，眼前有誰是誰，無暇到旁處去找，到那時她便半推半就，到了一塊那她就託上了，怔說人家強姦姑子，別的不辦事，非得給錢不可，她得了錢之後再配藥，各處游行遇上美男子，也不論茶館酒館，她跟你一說話然後套近乎，把藥給人家放上了，然後把人家帶到無人之處去參歡喜禪，投脾氣的連續着多奸幾次，不對心思的，一回就完，月玄走到金海寺，看見當家的身體魁格，心裏動了淫念遂到廟裏掛單，月玄可不是爲喫喝住，他所喜歡的就是和尚身子股兒結實他才住在此處，後來吃飯的時候把這種春藥，他給放在酒內和尚喝下去，春性大發兩個人打算成其好事，正在美不可言之時，皇甫西一聲喊喝，驚散好事，淫尼收拾好了衣服，手持戒刀當場動手，這兩個人正在一處，真如棋逢對手將遇良材，當時之間要分輸贏可不容易，可見得月玄的工夫不壞普通，可比不了她就在這裏時候，廟裏小和尚各自出頭，手中全拿着兵刃，一個個精神百倍，那個意思打算一擁而上，要把皇甫西圍在當中，當場把他拿獲，見了老和尚，領賞，這一羣小和尚就彷彿短一個心眼似的，大家異口同音往前够奔，皇甫西並不願意傷人，因爲這是佛門善地，後來一想我這是何必，人家出家人在此佛地宜淫，這可講不起了，就憑我手中這一口刀，把他們一個個結果了性命，給這一方除害，主意拿妥，把手中寶刀一晃，精神百倍，哈哈一陣大笑口中說道，淫尼我有好生之德不烈要你性命，想不到活該你命逢絕地，說着話把手中寶刀舞動如飛，不亞賽雨打梨花相仿，在先前尼姑還

可以支持，後來是渾身是汗氣喘吁吁，微乎一失神，被皇甫西寶刀把淫尼兵刃削爲兩段，淫尼想要逃走焉得能够，被皇甫西一刀結果性命，這一羣小和尚，親自目睹淫尼亡命，個個胆戰心寒，就在這麼個時候，猛然間有人喊道，各位爺們住手吧，小僧們還有下情，望求各位饒命，此時萬奎萬國昌老英雄，谷青龍，含青谷潤谷秀，野僧藍屏，大家全湊在一處，這才說道你們也不用亂，先把兵刃扔了，有話慢慢說，我們衆人高抬貴手，可以饒恕你們性命，這一羣，齊聲說道，您多恩典吧，說話的工夫，各自把兵刃一拋，然後全跪在埃塵磕頭，老劍客萬奎萬國昌，這才問道，你們這廟裏共有多少僧人，素日指着什麼生活，廟內一共有多少香火，慢慢說給我聽，在旁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和尚，走到近前說道，爺們你要問，實不相瞞，我們這個廟淨說地有三十多頃，一年的收成，二年喫不完，廟內原有個老方丈，法名叫淨修，無故的被寶明殺死，真正死的可慘，我們全是淨老和尚的徒弟，由打我們老師死後，人人都想着替師傅報仇，不過有一樣兒，就是不敢妄動，故而頂到如今，在先前還好一點兒，由打這兩個多月，寶明也算該死，無故聯合羅書山，甘心願意給人家作山眼，這不是誠人倒霉嗎，看起來這才叫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，神目如電果不虛傳，今天就遇見你們各位爺們了，沒有別的，求您饒恕我們性命吧，如果您要是不信，我們已然把寶明拿住候您發落，把話說完回頭吩咐一聲，把寶明和尚綱到衆人的面前，此時含青看見寶明和尚未免有氣，不但谷潤有氣，皇甫

西更難過，拿眼瞧了瞧，哼的一聲說道，凶僧我皇甫西在外面這些年，沒栽過跟頭，想不到今天撞上小子你，叫吾老人家現世，我看你這個小子也活不了，還不如我把你治死到爽神，說着話那個意思，打算進前一掌把小子打死，老頭子萬奎萬國昌，連連擺手，口中說道，皇甫西不可，這個小子雖然該死，你也不可把他打死，恐怕把佛門善地給污了，皇甫西聞聽不由得一笑，口中說道，老劍客，莫非您有意放他不成嗎，萬國昌說道，不對，我的意思打算把他搭到外邊，活把他埋了，多有個意思，皇甫西聞聽連連說道，好，這個主意比我高的多，要不我也得把他打死，皆因他的劫數到了，要不然他怎麼會叫小和尚把他給拿住了呢，谷青龍聽着也算有理，遂說道，你們在那裏把他拿住的，你們也可以說說，小和尚點點頭，說道，寶明他也該死，瞧見衆人在院內跟淫尼動手，他打算要走，也是該着，見了我趕緊叫我給他倒一杯茶喝，您想到了這個時候，這小子還擺譜兒，素日他待我們是非常苛薄，今天還支使我們，不算我不對，這給他下點兒蒙藥，把這個小子給蒙過去了，今天見着各位爺們，沒有別的事，求你們衆位爺們饒命就是了，老劍客萬奎萬國昌，口中說道，既然凶僧被擒，就算老天爺睜眼把小子當場拿獲，暫時把他放在那裏，回頭咱在發落要緊就是這一段，淫尼腰中有一種春藥，趕緊把他搜出來廢了，比什麼都強，倘若是這種春藥落在別人的手內，不定又害多少人，小和尚們聽着有理，趕緊來到淫尼死屍近前，在他腰內細細一摸，摸出來一個紙包，准知這是

春藥，拿過來交給老英雄萬國昌，此時在旁邊的谷青龍說道，老劍客咱們事不宜遲，遲則有變，我看咱快走，還是够奔羅霄山要緊，萬爺回頭觀瞧，看了看谷青龍，不由得一笑，口中說道，二弟你不用忙，把這一場事，安置完畢，再到羅霄山不算遲晚，萬國昌說着話，這才吩咐把廟內小和尚全都找來，一共是六個人，問了問他們誰是師兄，老頭子當面吩咐，這個廟就歸他住持，把淫尼的屍身搭在外面一埋，寶明和尚應當留他性命，可有一樣兒出家的和尚，任意害人，老天爺不容情，放了他他也害人，還不如把他活着一埋，人不知鬼不覺比什麼都強，所有小和尚大家一聽，全都吓了一跳，敢情得罪了天下劍俠，就講究活埋，小和尚們全都點頭答應，衆人是七手八腳，先把淫尼的死屍搭出去埋了，然後把寶明搭出來，到了廟外小道旁邊，挖了一個大坑，把寶明往坑內一推，霎時之間，拿土就給埋了，這也是遭劫在數在數難逃，把廟內所有的事，全都辦完了，咱們先叫他們弄點喫的，有什麼話咱們是回頭再說，只要是一說吃，野僧藍屏大漢谷秀全樂了，兩個人異口同音齊聲說道，告訴你老小子，打早就餓了，肚子裏直叫喚，沒敢言語，因為事情沒辦完，這不是全辦完了嗎，該着咱們吃喝了，誰不叫我吃都不行，老劍客萬奎萬國昌瞧着這兩個混小子，心中歡喜，口中說道，你們倆人別亂，咱們當時就吃喝，衆人一同來到裏面，大家坐穩，隨便吃喝，別人不說，惟有老英雄谷青龍心中難過，大家全在這裏管什麼，還是先到羅霄山那算對，要是這麼看起來，我不用等他們

，還是我隻身一人，够奔羅霄山，找他要我的鏢銀，當面交出來還則罷了，如果他要是不交，豁着我這一條老命，跟他們就算拚了，老英雄谷青龍把主意拿妥，這才說道，諸位我看夜晚之時，我一個人，偷偷探羅霄山垂蓮寨，到要打聽打聽我的鏢銀，是否落在他那裏，谷爺說罷自己隻身一個人收拾齊畢，由打廟中動身不表，這個地方怨可是怨萬老劍客，應當攔他老人家，那才算對，只顧沒攔不當要緊，可了不得啦，谷老英雄一去一夜，天光大亮他老人沒回來，可把衆人給急壞了，大家束手無策，一個個面面相觀，這件事應當怎麼辦才算對，後來還是老頭子，萬國昌說道，咱們也用不着所有的衆人，一同再到羅霄山，看起來還是老朽一個人去，到在那裏我看看動靜，如果老爺子谷青龍，沒有什麼危險那就算完事，倘若他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，袖裏青蛇醉黃鶴我萬奎跟他完了嗎，萬國昌把話說完，一個人走出廟來，大家也不敢攔他老人家，全知道他老脾氣不好，誰也不願意撞他這個釘子，老爺子萬國昌一去又是一天一夜，連一點音信皆無，衆人心中全非常納悶，以前老爺子谷青龍，去而未反，萬老劍客又沒回來，衆人一個個全是面面相觀，別人不要緊，就是谷含膏心裏難過，瞧了瞧衆人，這才說道，諸位看見了沒有，兩位老爺子，夜探羅霄山，音信皆無，我實在放心不下，我打算自己再到羅霄山，也不用等到天黑，不知衆位意下如何，衆人聞聽，也沒有相當的辦法，只是你瞧我，我看你，全閉口無言，此時皇甫西搶着說道，唔呀老弟，我這裏有一句話說，咱們是全

錯了，頭一次老爺子谷青龍，他老人家，一個人走的那就算錯了，二一次萬老劍客，又是一個人單走的，這又算錯了，可是他們老哥兒倆個，全有身分，無論到了什麼地面，也不致於把他們老二位給難住，可有一樣兒，要是他們二位一同走，到沒有多大的關係，要說是單獨自己，這個眼方就算差點兒，這一次兄弟你又是打算一個人，那不是更錯了嗎，大家聞聽皇甫西這一片話，說的有理，一齊說道，谷大弟，也有叫谷大哥的，異口同音齊聲說道，這一件事不去，未免衆人不放心，要說淨叫含青一個人去，未免也不像話，我看咱們大家一同前去，到顯着妥當，大家一聽全說對，商量好了，一位位收拾俐落，一同走出廟門，順道往前行去，正走之間，猛然聽見後面有人喊道，那是谷二爺嗎，請您站住，老奴在這裏，含青聞聽趕緊站住身形，留神觀看，敢情非是別人，正是飛判寶璋于爺的管家，含青看罷吓了一跳，遂說道管家，你這是打那裏來，我看這也不是說話的地方，咱們有什麼事，還是到廟內說罷，大家只可全都回歸廟來，到了裏面，不等衆人問話，含青搶着問道，管家你怎麼知道的我們在這裏，我師哥當時官司怎麼樣了，管家聞聽，不慌不忙，從頭直尾，細說了一遍，含青聞聽管家把話說完，不由得一皺眉，書中代言，家人由打飛判兒于寶璋，身受不白之冤，還算不錯，非得有白銀一萬，才能完了這場官司，管家由打白楊鎮回去，親自見着寶璋于爺，把自己辦的一切事，對着主人細聽一遍，飛判兒聞聽，不由得心中高興，暗想道，我師弟谷潤谷含青，這個

師弟我算收着了，真稱得起是我的左膀右臂，真能給我出這麼大的力，單等我這一場事情完了，我得跟我師弟特別親近親近，老管家把這個事，也跟慶將軍的管事的說明白了，管事的跟將軍也回明了，寶璋于爺別看被押，一家老少男女，也沒有多大的難爲，靜候谷潤給辦這一萬兩現銀子，寶璋的老管家，也是歡喜了不得，准知道谷含青這個人，是一位英雄，說出話來，絕不能不算，貶眼光景日子就不少了，也沒見谷潤把銀子送來，這個信傳到將軍耳內，慶將軍心中大怒，這個于寶璋真正是個滑頭，故意的不交銀子，這叫誠心，越想越有氣，遂吩咐管事的，趕緊給于寶璋送信，限他在十天內，無論如何，也得把銀子交出來，倘若是不交，把他滿門家眷不論男女老少，一個人也不留，完全結果性命，這個信兒傳出來，可了不得啦，吓壞了于寶璋，趕緊煩人到家裏，把家人找來，當面囑咐他，趕緊在各處親友，無論怎麼樣兒，也得把這筆銀子湊上，單等我得了自由，必有相當的辦法，老管家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爺您叫老奴，到各處親友那兒去湊銀子，這可不是老奴我，勾您老人家心思，您外號叫飛判兒養孟嘗，叫我說可惜您老人家這些年，還說養孟嘗，連您自己師弟都沒交下來，還交誰呀，話未說完，寶璋飛判兒心裏特別難過，拿眼瞧了瞧老管家，長嘆一口氣，口中說道，您別看我那些朋友，都不維持我，我也不腦，我心裏不痛快的就是我師弟，是我們兩個人，沒在一處盤桓過無論怎樣，我們也是一個師傳教的，這一次我可不能够完了這一場不白的官司，那就算

完了，但得能够逃開，我要跟師弟你完得了，我就不叫飛判兒子寶璋，于爺自己又一想不能夠，我那個兄弟跟別人一比不一樣，他既然答應了，他決不能不管我，這一次銀子沒有拿來，這裏面一定有事，再者說一萬銀子，也不算好湊，湊齊了我兄弟不能不來，想到這裏，這才吩咐管家，叫他急速回去，趕緊想法子，派人去找我師弟谷含青，老管家連連點頭，這才跟主人分手，老管家一個人，回到家裏，這個意思，打算派個人去找谷潤，又一想不行，非得我自己親身去不可，老管家把家裏安置完了，這才隻身一人，够奔銅山縣，來到白楊鎮，到谷宅門首叫門，谷宅家人開門看了看問找誰，老管家這才問，你們主人在家裏沒有，谷宅家人說道沒在家，他老人家親自到湖北武昌府青龍鏢局子，找我們老二爺弄銀子去了，有什麼事您跟我說罷，老管家這才把自己家主人前後的事，細說一回，這次家主人打發我到這裏來，無論如何也得叫谷二爺給預備這一萬銀子，好給我對主人打點打點，谷宅家人聞聽心言，遂說道這個事，我可辦不了，我看事不宜遲，請你多辛苦趕緊快走，路費不够我給你湊點，管家聞聽說道好吧，我這就去，倘若是你們主人要是回來的話，就提老奴我來了，有銀子也叫他老人家到我們那裏一躉，沒有銀子，也叫他老人家去一躉，我走了，這個事要是年輕人，他可不受這個辛苦，老管家別看上了年歲，走道他不在乎，由打銅山縣動身，一直够奔武昌府，一路無書，這一天來到了武昌府，一打聽青龍鏢局，有人告訴他，敢到鏢局子，才知道谷爺遇上事了

，鏢銀丟失，沒在櫃上，老管家應該在鏢局手裏等算對了，皆因老管家性忙，不在鏢局子等着一個人走出來，東扎一頭西撞一頭，這也算巧跟谷爺碰上了，見着含青就把所有的一切事，前前後後，細說了一遍，谷潤聽罷一皺眉，這才說道，你們諸位在廟裏，等候各位老人家，我一個人親身前去，到河南洛陽縣，見我師哥去，倘若他老人家要有三長兩短如何是好，我看還是我自己隻身一人先到洛陽看看我師哥去，這個話還未說完，在旁邊皇甫西接着說道谷大弟，這個事我看你自己一個人去，未免可算差點兒，再者說這個禍是我惹的，要不是我殺了守備那有這個事我看咱們兩個人一同去倒不錯，到了河南無論有什麼事，兩個人在一塊兒遇事好辦，含青聞聽皇甫西打算跟着一同去，自己也願意，只可連連點頭，口中說道，既然是大哥哥肯其幫忙，我先謝々，說着話這才安置安置，告訴谷秀藍屏兩個人沒有事千萬別離開廟，就在這裏等兩位老人家吩咐完了，含青皇甫西兩個人，一同由打廟內動身，先吩咐老管家你自己先回去，可有一樣兒，要是到了河南洛陽縣，要緊先到于家莊慢慢打聽打聽，如果你們主人要是沒有別的意外發生，還則罷了，倘若是有意外，千萬可別出頭，這個地方就算谷爺想到了，恐怕是到了河南創出禍來，別人不要緊，老管家可受不了，吩咐完畢，含青皇甫西哥兒倆，日夜前行，走在中途一路無書，這一天來到了河南洛陽縣先到于家莊，暗着打聽打聽寶璋這一場官司怎麼樣了，來到于宅門前細看了看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但只見門前貼着佈告，上面寫得明